

專題企劃 / 網路科技中的性別暴力

陳鶴勳

勵馨基金會多重歧視性別暴力防治中心督導

圖 /shutterstock

壓迫下的孤寂： 聽見小雨的獨白

當我們談到網路交友與援助交際時，我們腦中會出現什麼樣的圖像呢？是網路充滿誘惑跟危險？還是從事援助交際的青少女就是揮霍無度與愛慕虛榮？有鑑於臺灣社會對於網路交友及援助交際議題，常存在著許多污名 (stigma) 和迷思，特別是將未成年人幼體化，以及對於網路的錯誤想像所建構而成的性道德觀，並不是價值中立的社會機制，抹去了當中「人」的真實處境與面貌，簡化了少女各式各樣的生活脈絡與不友善的原生環境。

對此筆者基於在實務工作的領域中，看見少女們面對嚴峻生存條件而努力生活的面容，使筆者想邀請大家聽聽小雨的故事。因為網路交友、援助交際，讓當時國中二年級的小雨有了唯一的逃逸出口。

小雨國二時在學校沒有人可以講話，只能靠網路交友 APP 與人互動，臉書是小雨的情緒避風港。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會寫在上面。小雨說：「如果當時沒有沉迷網路、甚至是做援交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了。」

她說，要逃離生活中的痛苦與孤獨太難了。

失落的惡夢

小雨從國小開始遭父親性侵，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一次，一度讓小雨覺得性行為就跟吃晚餐一樣，是例行會發生的事。幾年後，小雨終於受不了，跟媽媽說出這件事情，但卻被媽媽否認並叫她不要再說了，那時媽媽看著小雨的眼神像是有髒東西沾在小雨臉上，小雨摸了摸臉，突然意識到髒掉的東西不是她的臉，而是自己就是一個髒掉的人。媽媽的眼神，才是讓小雨最受傷的地方。「為什麼我說的話沒有人相信？」「為什麼家裡沒有任何人相信我？」從此這件事變成了一個家族祕密，只有三個人知道。爸爸、媽媽與小雨，而這個祕密一點一滴蠶食著小雨的心靈。

她每天拖著沉重的身體上學，不太想與同學互動，在班上形單影隻，而當時同學都忙著經營臉書，小雨也開始拿起手機上網，想要與人聊天時就用交友 APP，搖一搖晃一晃就能知道附近有哪些人。每天無聊時，就會打開配對畫面看著一張張的照片左滑右滑，喜歡的往右邊，不是小雨的菜就往左滑。若是對彼此的照片都往右滑表示互相喜歡，就會配對開始聊天。對比著線下世界總被忽略，線上世界的溫暖與人貼近的連結，反而讓小雨發自內心的踏實，在家中或校園都得不到的支持、理解，卻在網路世界裡被滿足。

有次配對到看起來很斯文的男生，小雨跟他聊得很開心。聊一個禮拜後，男生邀約小雨去吃飯，小雨請妹妹陪著赴約。那時三個人就約在市區見面。當天吃飯逛街，三個人都很開心。後來小雨開始單獨與這個男生出去，雖然沒有確認關係，但兩人的相處漸漸出現男女朋友交往的氛圍，某次相見時，男生問能不能跟小雨發生性關係？他可以給四千塊。小雨思索著，她喜歡這個男生，有沒有錢其實無所謂，於是發生了關係。小雨也拿到了錢，對當時是國中生的小雨來說，每天只有 60 元的零用錢，吃飯都不夠花，四千塊是個天文數字。小雨非常開心，但更開心的是跟喜歡的男生更靠近的感覺。

但發生關係後的隔一天，小雨回到家放下包包，打開手機想要報平安，但那個人，從此消失在她的聊天畫面中。

校園霸凌的煎熬

滿懷著失落與悲傷的小雨在學校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——校園的集體霸凌。某天班上同學找不到鉛筆盒，開始有人散布謠言說：「在小雨的書包裡面有看到鉛筆盒」，當時的班導提出想搜小雨的書包及抽屜的要求，小雨答應了，但班導什麼也沒搜到。隔天小雨上學一進教室，就看到桌子被推倒，抽屜裡的書整個散落在地板，小雨的東西能被割破的都被割破了，有些物品甚至還被丟到垃圾桶。

小雨默默地看著地上的慘況，原本嘈雜的教室突然安靜，周遭同學冷冰冰的眼神一雙雙投向小雨。小雨只能先冷靜地把桌子默默扶起來，拿出衛生紙沾水把桌子上混著泥土的腳印擦一擦，擦完之後就把桌子翻回來，接著她去走廊的盡頭把木椅給檢回教室。看到課本一本本都被美工刀劃到連字都拼湊不起來，小雨不發一語全都拿去回收，那時候同學還在班上傳，說小雨是「病毒」，她碰過的東西，同學們就不想碰。

之後在學校的每一天，只能做自己的事情，而小雨喜歡看小說。其實小雨國中的成績並不差，除了英文、數學比較差強人意，幾乎每一科都維持在 80 分以上，剛上國中的時候，小雨的學業是在前段的位置，後來慢慢地掉到中段，直到國三的時候，小雨完全放棄課業，成績一落千丈。

小雨的媽媽一開始不知道她在學校發生的事，因為小雨回家總是開心的臉。每一次媽媽問小雨：「你今天在學校怎麼樣？」小雨都會頓一下，並說：「很好啊！跟同學相處得很好啊！」在學校時，小雨表面上因解離而面無表情，但內在時常泣不成聲。又有同學說他東西不見了，班導做出一件讓小雨更崩潰的事情——他跟小雨說：「你既然都拿了，你為什麼不承認？」這一次小雨真的受不了，她坐在教室裡靜靜地看著鉛筆盒裡面的美工刀，腦中有個聲音出現：「會不會，死了就不痛苦了？」，當小雨回過神時她已拿出了美工刀在教室裡割腕。

Angle

小雨從班上被同學拖著走到保健室，血沿路滴著，那天到了一個臨界點，而班導的話成了壓倒駱駝最後一根稻草。之後小雨常待在輔導室，那次自殺事件後，班導還跟小雨的媽媽說：「我知道你女兒的情況，為了你的女兒好，要不要考慮直接讓她轉學？」

各種系統的漏接，「卻是網路與援交救了我……」

自小遭遇家內性侵、校園霸凌，小雨不斷被教育、社政系統漏接的生命經驗，承受著不被信任的創傷，自傷與自殺的念頭沒有停過，反而在網路交友、甚至是從事援助交際的過程中，才找到生存的方式，並與人建立連結，讓小雨意識到自己的對生命的控制感與力量，知道自己也能有安定的生活，不再是被剝奪的那一方。

現在已經成年的小雨望向社工說，直到接觸校園以外的社會，才開始釋懷學校同學們對她做的一切，之前一直將遭受霸凌的事情放在內心，覺得很悲傷，但出社會接觸更多形形色色的人之後，就覺得國中同學們幼稚、無聊，盲從小團體領導者排除異己。小雨認為，那時的自己沒有辦法用其他觀點來看自己遭受的痛苦，若無法逃逸至網路世界喘息，她現在就已經在天上了吧……。

小雨提及過去透過網路援助交際的歷程，像是面對很多客人提的要求，如果是她不願意的，就會直接拒絕，還有新客人聽到小雨說要戴套，就說要找警察抓小雨，她就會跟對方說：「我未滿 18 歲，警察也會抓你！」後來大部分就是做風險比較低的熟客。小雨也曾遇到只是渴望被愛，找她出來純聊天的年輕人，「偶爾有人想要有女朋友的感覺，就是陪他去海邊玩、逛街，看到他開心，其實自己也會開心，好像與人產生連結。」

後來小雨進到了社政系統，她說自己並不後悔被警察抓，因為她以前就有想要做餐飲的夢想，但每況愈下的成績到了國三已經沒有辦法考到她想要的學校，反而是因為進少年之家安置後，用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就考到 3 張證照，一般人是要花高中三年才能考完。這讓小雨在當中體會到所謂「日常生活」的可能性。

Angle

但小雨也感嘆：「難道非要等到做援助交際被抓時，才能有社工關心我？到少年之家後才能讓我安定下來、學習自己熱愛的技能？」小雨又說，被抓之後，自己接觸到的一切福利資源都很好，但她疑惑：「可是為什麼不能更早一點提供給我呢？」

除了心疼小雨曾承受的磨難與壓迫外，更佩服小雨堅韌的生命力與生存的智慧。但社工打從心裡知道，小雨不會是第一個，更不會是最後一個，她們要求的並不多，只希望有人可以傾聽、有人可以相信她所說的話與承受的痛苦。很少有人可以好好地靜下來，不帶任何批判地傾聽與小雨遭遇相似經驗孩子的故事。尤其，她們的故事乘載著對於性的污名與世代的偏見。

結論：「創傷知情」，承接受創的生命

筆者想與校園中的教育工作者分享，有關網路交友、援助交際、校園霸凌、性創傷等標籤 (label)，或許離我們個人的生命經驗不甚貼近，卻是許多青少年真實的生活，那些生活的磨難與創傷，深深地刻劃在少女的身心。如實地看見小雨們的生命故事，與她們同在並涵容其生命沉重之處，才是承接的開始。

最後，也想邀請教育工作者以「創傷知情¹」的工作方式，與受創的兒少一起工作。促使承接從校園開始，而非瀕臨生活崩潰的邊緣墜落時力挽狂瀾。而筆者相信，人並非真空存在於社會中，每個兒少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生活脈絡，避免個人化歸因，不放棄每一個身處邊緣的兒少，我們將更有機會參透孩子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交織出的困境。困境所帶來的創傷與童年逆境將會侵蝕孩子的身心，以孩子為本位連結所需的資源共同築起足以承接的網絡，進而不讓污名持續發酵，溫柔接住每個需要的孩子，讓孩子在理解與支持下成長，是筆者作為實務工作者的最大心願。

1 欲詳細了解創傷知情與實作方式，可參考《深井效應》、《心靈的傷，身體會記住》、《從創傷到復原》、《創傷的修復練習》、《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：在童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恢復指南》、《教孩子跟情緒做朋友》等書。